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兩漢三國學案卷之十一

唐晏學

明經文學列傳

余嘗讀史公敘儒林列傳至云讀功令至於廣
學官之路則廢書而歎蓋以公孫宏奏爲博士
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文學掌故補
郡屬自是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學之士矣
詳其用意若太息學者誘於利祿而然耳然兩
漢經學之明實自茲始公孫丞相之功未可沒
故余之輯學案於本傳著傳某經者則入之某
經其但以明經及文學進身者則入之此傳而

其博習羣經不名一藝及以文章傳後而其文
實本之經術者亦入焉於是兩漢三國之儒大
畧在是矣

賈山

鄒陽

司馬遷

龔遂

召信臣

韓延壽

杜欽

谷永

諸葛豐

劉輔

王嘉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揚雄

祭遵

耿純

桓譚

景丹

蔡茂

郭丹

井丹

張玄

魏應

班固

王充

樂恢

何敞

樊準

李法

王符

張皓

子綱

李固

吳祐

胡廣

朱穆

趙典

蔡衍

劉丕

劉寵

史弼

蔡邕

申屠蟠

劉淑

李膺

范滂

郭諝

爰延

徐璆

趙咨

陸康

應劭

仲長統

劉虞

蘇林

王昶

王基

任嘏

鍾會

譙周

姜維

薛綜

華覈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

引經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誼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詩
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
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
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
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
成其功

鄒陽齊人也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
等俱仕吳皆以文辨著名以諫王不聽乃去之梁從梁

兩漢三國學參 卷之十一 三
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羊勝等疾惡之孝
王孝王下陽獄將殺之乃上書自免孝王立出之卒爲
上客

引經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
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
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
譎以爲過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

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司馬遷字子長河東龍門人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採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昵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筇笮昆明還報命天子三歲而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乃依春秋作史記百三十篇因諫李陵事被刑下蠶室遂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引經

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天子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
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故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達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達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

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知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
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而不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太史公引經遺文 異字 異訓 皆載在史記
不具列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

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
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
昌邑王立爲天子而廢羣臣坐誅者二百餘人唯遂與
王吉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
郡饑盜賊竝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以爲渤海
太守召見遂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
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飭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遂見齊俗
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
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
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蒺芡勞
徠循行郡中皆有畜犢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
使使者徵遂以爲水衡都尉

按遂所爲真儒者也昔孟子所以教齊梁之君而

謂爲王道者不過足其衣食耳而遂能用之於渤海孰謂儒者不可復見於三代下乎惜乎遂能養之尙未能教之尤惜宣帝用遂而未能竟其用但以水衡都尉終其老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隄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

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
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爲事
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
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
親愛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第一數增秩賜
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
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而南陽亦爲立祠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
示天下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
潁川潁川民多讎怨延壽欲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
從乃厯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嚮者數十人設酒具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
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
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
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
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